

北 島
波 动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波动 / 北岛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5.7

(北岛集)

ISBN 978-7-108-05258-2

I. ①波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3169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
装帧设计 木 木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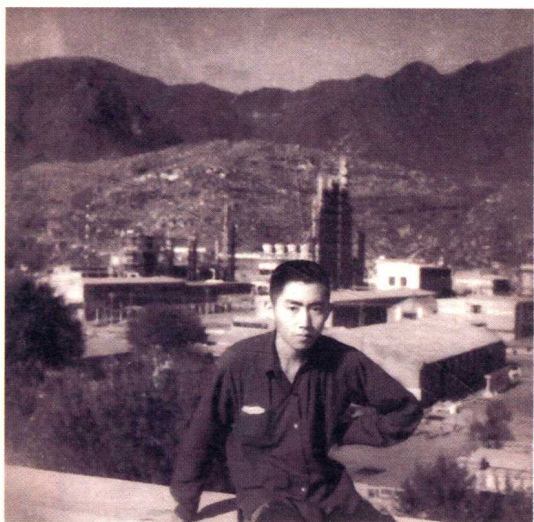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625

字 数 123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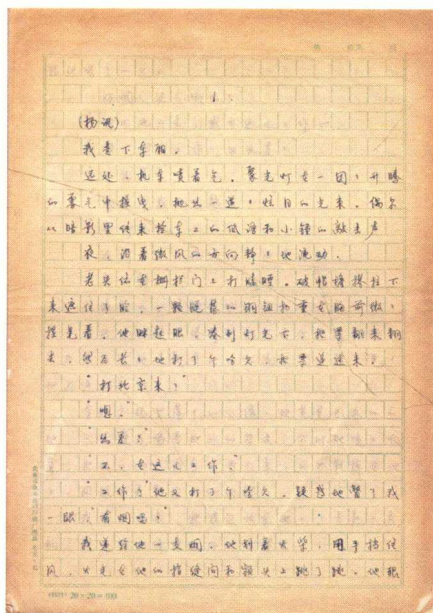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00,001—20,000 册

定 价 57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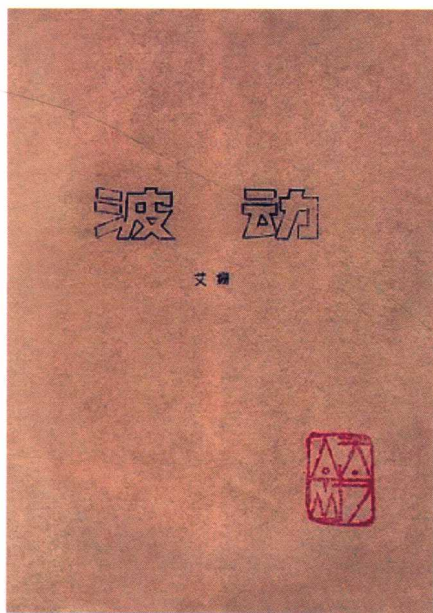
1971 年在北京郊房山东方红炼油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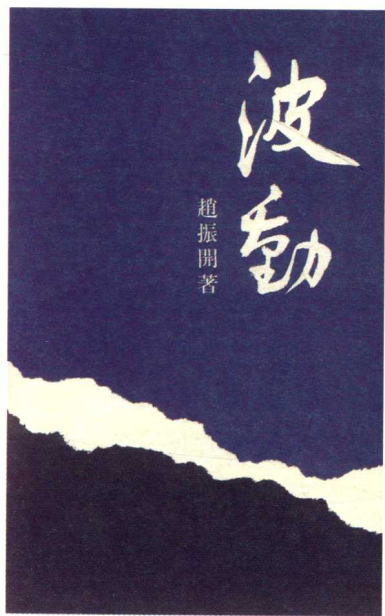
《波动》手稿（1974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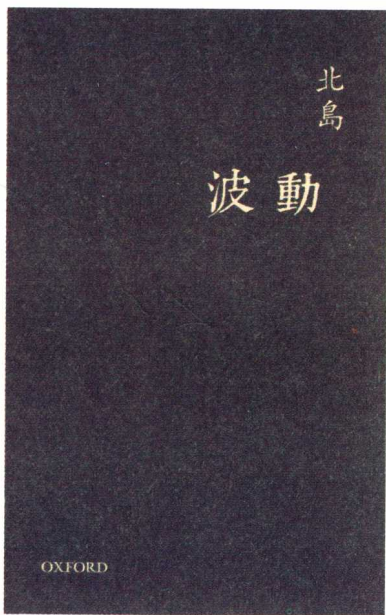
《波动》手稿封皮（1974年）



1980年油印本《波动》（署名艾珊）



《波动》1985年初版



《波动》2012年修订版

三联版小序

窗户，纸和笔。无论昼夜，拉上厚窗帘，隔绝世上的喧嚣，这多年的习惯——写作从哪儿开始的？

面对童年，与那个孩子对视。皆因情起，寻找生命的根。从十五岁起，有个作家的梦想，根本没想到多少代价。恍如隔世，却近在咫尺：迷失、黑暗、苦难、生者与死者，包括命运。穿越半个世纪的不测风云——我头发白了。

按中国人说法，命与运。我谈到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。除了外在命运，还有一种内在命运，即常说的使命。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相生相克。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必然与外在命运抗争，并引导外在命运。

十九岁那年当建筑工人，初试动笔，这是出发的起点。众人睡通铺，唯我独醒。微光下，读书做笔记，静夜，照亮尊严的时刻。六年混凝土工，五年铁匠，劳动是永恒的主题——与大地共呼吸。筑起地基，寻找文字的重心；大锤击打，进入诗歌的节奏。感谢师傅们，教我另一种知识。谁引领青春岁月，在时代高压下，在旱地的裂缝深埋种子。

四十不惑，迎风在海外漂泊。重新学习生活、为人之道，必诚实谦卑。幸运的是，遇上很多越界的人，走在失败的路上。按塞缪尔·贝克特的说法，失败，试了，失败，试了再试，多少好点儿。谁都不可能跨越，若有通道，以亲身体验穿过语言的黑暗。打开门窗，那移动的地平线，来自内在视野。

写作的人是孤独的。写作在召唤，有时沉默，有时叫喊，往往没有回声。写作与孤独，形影不离，影子或许成为主人。如果有意义的话，写作就是迷失的君王。在桌上，文字越过边缘，甚至延展到大地。如果说，远行与回归，而回归的路更长。

我总体愚笨。在七十年代地下文坛，他们出类拔萃，令我叹服，幸好互相取暖，砥砺激发。我性格倔强，摸黑，在歧路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其实路没有选择，心是罗盘，到处是重重迷雾，只能往前走。

很多年过去了。回头看，沿着一排暗中的街灯，两三盏灭了，郁闷中有意外的欣喜：街灯明灭，勾缀成行，为了生者与死者。

北岛

2014年12月8日

目 录

1 序 李陀

43 波动

225 附录 断章

序

李 陀

北岛是1974年10月前后动笔写作《波动》，并于“11月下旬某个清晨”完成了初稿。

这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《断章》（见本书附录）里说得很清楚。我觉得了解《波动》的这个写作时间，无论对读这部小说，还是评论这部小说，都很重要。

我最初读到《波动》大约是在1979年的下半年，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，但小说开始的一段文字给我印象太深了：

 车站到了，缓冲器吱吱嘎嘎响。窗外闪过路灯、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。列车员打开车门，拉起翻板，含糊不清地嚷了句什么。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，我深深吸了一口，走下车厢。

这一段文字从此潜沉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常常会无缘

无故就想起这些文字，以及这段文字所承载的声音、光影、色彩、味道和气氛，像是在默诵童年时候背下来的一首诗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从1974年到现在，无论文学，无论文学批评，无论文学读者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，文学世界可以说沧海桑田——对我来说，虽然天天生活其中，这已经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，在这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的时候，不禁常常迷惑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到了这里？同时，我会不时地想起《波动》，像在路口终于碰到了个熟朋友，然后就站下来和他讨论，我们现在是走到哪儿了？这个城市真是我们曾经生于此、长于此的那座城市吗？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它今天成了这个样子？

现在《波动》终于要再版了，这是个机会，我把阅读这个作品的一些感想和联想写下来，诉诸广大读者，还有批评家们和文学史家们，也是了结一桩多年的心事。

我还是从《波动》开篇那第一节说起。

车站到了，缓冲器吱吱嘎嘎响。窗外闪过路灯、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。列车员打开车门，拉起翻板，含糊不清地嚷了句什么。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，我深深吸了一口，走下车厢。

这节文字，不算标点，整整 71 个字。但是，在这么短的一段文字里竟然有 10 个动词：到——响——闪——跳动——打开——拉起——嚷——扑来——吸——走下。

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这段文字里动词的数目？注意这样的细节有什么必要？这有一个重要的理由，因为这里隐藏一个“秘密”，它涉及小说叙事中一个重要的技术：事的速度。过去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虽然喜欢这节文字，但由于慵懒，一直没有认真追究，自己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？有时候，我会把它归结为：这节文字虽然也“叙事”，但充满了诗意，像一首短诗，其中一组一组的意象很破碎，有声音，有光影，有色彩，有味道，还有气氛，可是由于被有机地拼凑 / 组织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短诗结构的整体意象，是这意象在迷人。不过，这样一个解释其实并不能使自己满意，总觉得并不能充分说明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一小节文字。直到最近，我突然

想到应该琢磨这节文字里的动词的数目和分布，才一下恍然大悟，“秘密”在这里！

一段只有 71 个字的叙事，却有数目多到 10 个的动词来推动——这是多么快的节奏。

如果《波动》仅有一节文字有这样的快速的叙述节奏，那说明不了什么。但是，这样的叙事速度，恰恰是《波动》写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，这第一节可以说为整部小说定下了调子，也可以说为整部小说的叙事速度建立了一个模式。如果我们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暂时忽略人物、故事和情节，把兴趣集中起来，专门看看《波动》的叙事速度，用心的人一定不难发现，其实整部小说的叙事都如第一节一样，推进得相当之快，而且这个“快”往往都和动词的运用有关。当然，任何一部小说的写作都离不开动词，没有动词根本不可能形成叙事，但是，同样明显的是，注意使用动词并不一定提高叙事速度，有时候甚至会减弱速度。《波动》的叙事能够这样快速迅捷，实际上涉及动词在叙事中的数量和分布，动词在叙事中的动作性，动词能否强化叙事的现场性（颜色、气味、声音、空间形式）等多个因素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一定共时性效应，才能构成加快叙事速度的动力。

不过，我这篇文章是一篇序言，要对小说写作中叙事和动词运用的关系做深入的分析，此处并不合适，也许以后有机会再予讨论。

这里需要做一个补充，《波动》对叙事速度的经营，除了上述的动词运用，还有其他技术和策略。例如不断变换叙述视角——小说有五位主要的人物：萧凌、杨讯、白华、林媛媛和林东平，五个人分别形成五个叙述（自述）角度，故事和情节就在这五个叙述角度的迅速转换和切换中展开。不过，这样的转换和切换，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叙述技术，如果仅仅依靠这个，小说未必一定获得理想的叙述速度。所幸的是，《波动》写作还采取了另一个策略：在叙事诸要素当中，强调对话功能，把对话要素作为第一位的、首要的、也是主要的叙事手段。凡是阅读《波动》的人一定会对小说中大量的对话有深刻的印象，这个“大量”很重要，如果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《波动》做粗略的统计，在全书近三千六百多行的文字中，对话竟有二千多行，而且大多都比较短促，相当接近人们的日常对话，动感很强，节奏很快。如果说多视角叙述角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小说技巧（只是近年不怎么流行而已），但是这样和大量明快